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清·乾隆三十二年御纂

五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

清·乾隆三十二年御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三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一

宋

徽宗皇帝

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為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于帝改佛號大覺

金仙餘為仙人道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

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入道學依道士之法明年始復寺院額及僧號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尼瑪哈議遣李善慶渤海人及索都完顏部人按索都舊作

敬觀今改後仿此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

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

政同趙有開遼人降宋者王瓌師中齋詔及禮物與善慶

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

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

詳校官原任主事李斯咏

是時宋政雖衰國體未損書法於來聘諸例自當仍從結綱目原文至靖康後稱姪稱臣幾與石晉事遠無異既自失其一統之尊豈可復拘內外之說則是宋在所應貶改書正所以深戒建中立極者慎毋失其統也

歸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

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初高麗末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

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

女真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賜第城西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

于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謀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

為畫學正陳亮臣使遼亮臣繪遼主像以歸言于帝

欽定四庫全書

遼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占城入貢

占城自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

相近互相侵擾至是封為王後每遇恩輒加封邑與

交趾均矣

三月以馮熙載

字彥為衢州西安人為中書侍郎范致虛 注見張

邦昌

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為尚書左右丞

致虛自右丞進左丞半歲以母喪去位事在後年餘八月

起知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方用師圖燕致虛謂邊釁

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惡其懷異復聽終喪史考宋

虛祖伐燕之議在起知大名時續綱目叙于母喪去位之前非是今據致虛本傳改輯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在震武城北敗走夏人追殺之

童貫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至

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舊作察哥今改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

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

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峽方與

欽定四庫全書

紀要地在為一員擔軍夏制員擔一人為一抄斬首

而去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克見法首惻然語其下

勒日木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

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泰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

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五月京師大水

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

宋與遼和好已久無端而背盟窺隙其設心已不可對人況遼之傾覆由于政治廢弛士卒解體徽宗不于此視之而輕信謀

言幸其主有亡國之相獨繪以歸抑亦未矣若云相果可惑則五國捕邊豈無先幾之見是時宋之國事日非徽宗焉不返而自鑒乎

龍本神物變化屈伸往來皆得自由若為犬而涸于市肆至人

將取食尚不能
騰穿而去所謂
臨臨之靈安在
既已非龍又安
能為害水增之
災或會逢其適
耳此與洛陽黑
者及女子生號
皆不足信夫以
徽宗昏亂即無
災異亦必亡國
作史者因宋運
日替遂據一時
訛言以為五行
災異之徵亦好
奇而不知失之
誣矣

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

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字欽

吏錢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字伯紀言國

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

所以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太

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

戒詔貶綱監南劍州沙縣稅務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為太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關右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

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

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

去延安帥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

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遼遣使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金主不受

遼遣耶律訥格舊作奴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

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

徽宗罷任蔡京
一門並居華要

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

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謀則可既而訥格復

至金金使呼塔舊作胡突家與俱如遼免取質

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

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

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凌阿贊謨

舊作烏林答贊謨今改後仿此如遼迎封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

之語又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

所定然後可從

秋八月金製女真字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

遂命古紳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

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古紳所製為大

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五七一

乃至屬養溫猶
高官勝妾亦屑
封號雖漢唐末
造亦未聞有此
在昔整相幸趙
普第禮視家人
當時草昧君臣
尚不妨畧分且
或別寓深心後
世豈可引以為
法乃蔡京以主
婦上壽推子奉
衣公悲見之謝
表讀上悽禮持
大義者方且非
而笑之史冊乃
謂為實事無誠
亦甚矣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脩及

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倬尚帝女茂德帝姬帝時改公主曰帝姬

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勝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

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

畧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醕而肯從稚

子牽衣挽留而不卻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

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

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于帝曰

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

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帝令苑園皆做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乃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波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冬十月頒紹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

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至

是張邦昌自右丞進左丞安中遂代為右丞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秘書省正字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于郴

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

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

順莫敢言曹輔上疏切諫畧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壓陌郊垌極遊

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

一至于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

為楚越畔服之際在于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與

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

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

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

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

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

獨不知邪會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

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

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

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為秘書郎

時浮沉州縣四十餘年時歷知劉陽餘杭蕭山諸縣事皆有惠政未嘗求

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

龜山先生至是福州進士張翥字柔直侯官人方到部蔡京

延訓其子弟京求善訓子弟者或薦翥翥辭不獲乃即館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

問翥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發必先至而

家汝曹惟有善走乃可逃死爾諸生大驚亟以告京

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京嘗然曰此非汝所知翥慨謂京曰宗廟社稷危也即見翥深與傾倒

在旦夕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

天下忠義之士布列內外以分理庶務庶幾猶可及

耳京叩其所知遂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

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子庚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

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

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怨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樂而靈素愈恣橫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

訴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

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

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意并持其書來請別遣

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

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書中

舍人吳時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

必速亂王黼斥為腐儒時遂求去又有安亮臣者上

書曰燕雲之役興則邊疆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

不振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蓄

銳伺間以逞其欲此臣所日夜寒心也帝頗然之欲

授以官然竟為羣姦所沮吳時字仲道邛州人安亮臣惇族子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主不許

先是遼遣蕭錫里舊作習泥烈今改持冊藁如金金遣烏

凌阿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

先世稱號同遣蕭錫里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

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備器械將以四月進師

令色格爾舊作斜葛今改後仿此留兵一千鎮守多昂摩金主異母弟多昂摩

舊作闊母今改後仿此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托卜嘉以城降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錫里宋使趙良嗣從遣

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呼圖哩

巴山金史地理志撫州有胡圖哩巴山撫州地在今蘇尼特按呼圖哩巴山舊作胡土白山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

後仿聞金舉兵命耶律博碩布舊作白斯不今改等選精兵

三千以濟師五月金主進攻且謂蕭錫里趙良嗣曰

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

進自旦及已多昂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托卜

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詔祭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

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

宋政壞于門戶
京攸至父子為
仇敵則倫理施
矣遂起而握手
診視即強坐其
父以體有不適

攸之惡幾與烏
獲等尚得齒于

人類乎矜兄之
臂而奪之食已

為悍德攸乃以
疾罷其父則亦

孰不可忍藏宗
厭薄蔡京而任

其子相傾軋既
味移孝作忠之

義且視綱常漸
滅而不知維持

尚何以為國乎

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

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

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

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兒欲以為吾

疾而罷我爾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

望

秋九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續綱目係于八月今

依宋史及東
都事畧改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一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

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遼史地理志以燕分野為析木之津故名金主

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

地松林亦曰千里松林在今克什克騰西南遼史地理志上京臨潢府有平地松林克什克騰遼

地也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

遣貝勒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

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

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

禦邊而謀及歲
幣已屬探縱由
人無能可耻但
遼宋自濫淵謫
好以後歲幣交
納百有餘年未

間以五十萬之多國用遂形匱乏而無事既起科數繁興計口出算之六千二百萬免夫錢之一千七百萬與五十萬孰多孰少乎又況遼幣雖廢金幣旋加所謂五十萬者仍在復益以代稅一百萬婚嫁多費而費轉多是失算之中更為失算而危亡之患即因之以興爾時若臣尚自謂為得計誠可笑抑可憐矣

數同于遼

時貫與蔡京力主燕議熙河鈐轄趙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

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塞責貫不悅鄭居中亦謂蔡京曰公為大臣

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漢世單于歲給一億九十萬

西域一千八百八十萬與本朝孰為多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稍寢趙隆字子漸

秦州成紀人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加內侍梁師成祥符人太尉

師成黜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

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

逢迎希恩寵帝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

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

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以翰墨為己任自言蘇軾出子時天

下禁誦蘇文其凡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四方雋

秀名士師成必招致門下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

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

父子亦詔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

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侍權太

重詔編管于池州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清溪

今嚴州府淳安縣唐曰清溪宋改淳化後改今名

民方臘世居縣

場村託左道以惑眾

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

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梓桐洞在淳安縣今曰梓桐鄉

幫源洞亦曰青溪洞後改名咸平在淳安縣西皆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

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勔花石之

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字志宏南劍州沙縣人進詩諷諫帝

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橫臘遂因民不忍陰聚貧乏

游手之徒以朱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

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

矢介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

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

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眾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

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亦曰重坑山在淳安縣東

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為太宰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黼遂為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

遂乘高為邪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

使發兵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四

臘攻陷清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

掠桐廬三國吳縣今屬嚴州府富陽本漢富春晉改名今屬杭州府諸縣進逼

杭州知州趙震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康訪

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鬻

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蕞繇亂射備盡毒以

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

以聞于是凶焰日熾附者益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

使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上言臘眾疆東南兵弱乞調

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

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

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

臘分兵陷婺州又陷衢州知州彭汝方罵賊死又進

犯處州守貳皆遁走縉雲尉詹良臣率數十人出禦

為賊所執誘降不屈亦死之彭汝方字宜老汝礪弟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處州本隋括州唐改

名今為府屬浙江縉雲唐縣今屬處州府

真臘注見前入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五

主金哀寶深為國王恩比占城

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貫之行也帝付以東南之事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

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眾言賊不亟平坐此

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

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覲父

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二月罷方田及州縣學三舍法

宣和時東南疲敝已極其勢固如拯溺救焚微宗苟灼知興革之宜即當降詔寬行乃以么麼宦豎執行便宜且令其竟稱御筆行事大阿倒授莫甚于斯他日蔡京梁師成之習仿帝書楷

詔開封府及諸路仍以科舉取士省宗學辟雍諸路
提舉學事官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字嵇仲擊降
之

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

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
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

平府未赴而卒江聲言將至海州知州張叔夜續綱目宋元
通鑑皆作命

叔夜知海州在侯蒙卒後考叔夜本傳叔夜夜
為蔡京所忌出知海州事應在前今改正使問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七

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刳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

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

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

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遼都統耶律伊都一名伊都古楚舊作余觀伊
都古楚舊作余都姑今改叛降金

遼主諸子長晉王阿嚙罕舊作教盧
韓今改次秦王定次許

王寧遼史天祚紀天祚四子長趙王錫里次晉王
阿嚙罕今考皇子表晉王第一趙王第四又尚

有燕國王塔魯梁王雅里六子非四子本紀不足據續綱目因之今依表改輯晉王文妃蕭

氏小字琴瑟國舅
大父房之後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

縣所失幾半遼主敗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

歌諷諫歌凡二首其第一首有直須卧薪嘗膽今激
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漢北今夕枕燕雲之

句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小字錫家舊作
師姑今改之

兄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

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拉舊作撻曷
里今改妹適耶

律伊都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

與駙馬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王遼主遂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七

蕭昱達哈拉等而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

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錫默舊作選
買今改等將

兵追之及諸間山縣遼置屬興中府故城
在今土默特右翼錫默等謀

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

豪俊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

也遂縱之以追不及還報伊都至金主見之因詔
咸州都統司曰自伊都來

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塔魯舊作撻魯錫家舊作師姑今改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先是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固

守會貫引大軍至合擊敗之賊還據杭既而貫前鋒

至青河堰即今清湖開在杭臘焚官舍府庫民居遁

還清溪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

字幾道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

于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

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字良臣潛行溪谷間問野

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六八

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己功併取臘妻子及

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餘

黨悉平送臘京師斬之臘之起凡破六州五十二縣

賊洞逃出保而縊于詔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尋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五月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

本名楊庭字實王越州山陰人

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

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

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

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謫黃州安置

閏月復置應奉司

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俊抑損應

奉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

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于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

漕輓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六九

物二入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秋七月黑青見考禁中黑青宋史五行志無日月可紀

之末續綱目直書秋七月黑青見于禁中似屬無據今

但書黑青見依宋史先載洛陽訛言之事而以禁中黑

青附見焉洛陽民間訛言有黑青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

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謂之黑漢二年乃息又禁中有

黑青大如席元豐末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

又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

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

之不大不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

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寢少而亂作

九月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租賦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不得蠲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三

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

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

不省魯山注見前闔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

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為虐

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

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

或自縊轅軌間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

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

在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者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

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為尚書左右丞

邦彥本銀工子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詠能蹴踘每綴街市俚

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

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三

十二月進封廣平郡王帝第九子為康王

壬寅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遼主延禧殺其子晉王阿

嚙罕走雲中

耶律伊都之奔金也尼瑪哈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

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宜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

也金主用其策以舍音都統內外諸軍普嘉努尼瑪

哈幹布金主庶長子後改名宗幹按幹里雅布舊作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五七九

幹改後仿此不今博勒郭舊作蒲盧虎今改後仿此等副之耶律伊都為

鄉導至是薄中京遼兵不戰而潰進下澤州遼置本城縣西北宣化府赤

縣地故城在今遼主時獵于鴛鴦濼在今宣化府赤志其水停積不流自伊都引洛索奄至遼主憂其樞

遼金來為飛放之所密使蕭奉先曰伊都此來欲立晉王阿嚙罕爾若

為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會耶律薩巴

舊作撒等復謀立阿嚙罕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達

爾丹字吉林孝先孫舊作得里底吉林舊作紇鄰今改等議曰反者必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

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達爾丹唯唯遼主乃遣

人縊之或勸阿嚙罕亡阿嚙罕曰安忍為蕞爾之軀

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薩巴等

皆被誅阿嚙罕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兵逼

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

遺傳國璽于桑乾河注見前

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

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

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

養以待時用至是卒于楚州中書天和人等不

三月金襲遼軍遼主延禧走夾山方輿紀要在古雲內州北雲內州遼置故

城在今烏喇特西北烏喇特舊作吳喇忒今改

金尼瑪哈敗遼奚王于北安州遼置金曰興州故城在今熱河南喀喇河

屯拔其城遣固新畧近地獲遼護衛錫里知遼上

下離心使人報舍音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

矣舍音意未決幹布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方輿紀要在開平廢衛西南

尼瑪哈出瓢嶺在青嶺北期會于羊城濼方輿紀要在大同

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為憂蕭奉先猶言

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

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濼在大同府北尼瑪哈以精兵六

千襲之將近行宮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

山始悟蕭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

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

耶律淳任居肺
膺者章奴煽
誘似亦能以大
義自持及倉猝
擁戴順政初心
前後絕不相類
蓋其蓄念觀餽
已非一日始見
遼主兵威尚勁
故未敢輕肆狡
謀逆沙漠播遷
妄意興復無期
遂乃安心僭竊
其後聞故君傳
撤驚輒隨身蒙
亂臣之名為天
下僂雖噬臍何
及乎

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
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
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達爾丹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析津人等以耶律淳稱帝遙廢其主
延禧為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
與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

弟處能及子夷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即和勒博續綱目誤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

分二人說詳後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

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

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達實字重德遼太祖八代孫嘗

官翰林承旨遼國語謂翰林為林牙亦稱達實左企弓

實林牙舊作大石今改西遼達實始此左企弓

字君材虞仲文字質夫武曹勇義廣寧康公弼字伯起宛

人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

不許將出李夷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
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

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
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
委達實遙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
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
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
奉表于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

金克遼西京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尼瑪哈穆哩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

幹布等繼至尼瑪哈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

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

族皆降金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童貫聞金數敗遼兵乃乞舉兵以應金鄭居中言不

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冠初平帝亦悔用

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

來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

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為

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

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

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

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

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駭不習事謂功業可唾

手致入辭日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

乞以是賞帝笑而勿責朝散郎宋昭上書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五

普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乎疏上除昭名編管海南

夏四月置補完校正文籍局

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未見秘書足備觀采者仍命

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遺逸命建局以補完校正為名

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

秘閣

金取遼東勝諸州東勝州遼置即唐東受降城池注見前獲阿蘇以歸

金洛索等畧定東勝諸州獲阿蘇軍士問之曰汝為

誰曰我破遼鬼也執送金主金主杖而釋之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

种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

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濮州甄城人計降黃榜及旗

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

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

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

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

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注見前耶律淳

聞之遣耶律達實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

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

人持一巨楸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

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

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侵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

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强大之鄰基他日之

童貫高陽關之役造次指揮師道阻其輕進自屬老成之見但業已交鋒勢難有進無退宜可逆料其必敗豫戒軍人為退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五

計宿將統師固當如此示怯耶至云人持巨械自防賴不大敗尤荒唐可笑試思一械之利孰與五兵設當鐵亂旗靡時長戟短戈尚不足支而欲持木械以禦敵更不若信紀載之不足信大率如此

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與之和貫不納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

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

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

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惟南

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元八

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

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

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

目相見邪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

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執政入議處

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

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

命遙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

諡淳為孝章皇

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

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

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

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

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

賜死嚮其子夷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

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夏人救遼金襲敗之于宜水

在榆林府東北邊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元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幹魯洛索敗之

于宜水追至野谷澗

在宜水西

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

勝計

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為都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

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於杭州以供饋餉遘